

諸位同修，今天要跟諸位報告的是倓虛老法師早年在香港佛七期間當中的開示。這個錄音帶我是從舊金山甘貴穗居士那裡得到的，得到這個帶子感到非常的希有，因為老法師在香港圓寂已經有二十多年了。由此可知，這個帶子流傳的時間很長，輾轉拷貝，音質已經差了很多了，不容易聽清楚。

我是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住在「中華佛教圖書館」，這個圖書館是倓老創辦的，我去的時候，老法師已經過去很多年了，所以沒有緣見到他。爾後幾乎每年到香港講經，住在圖書館的時間最多；換句話說，這個緣分也很深，能夠聽到老法師的聲音，當然非常的歡喜。

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蹟，在《影塵回憶錄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大光法師是個有心人，老法師不願意寫傳記，也不願意把他一生的事情告訴人。而大光這幾個人沒有事情時就，找老和尚聊天，請老和尚講從前的這些故事，以講故事的方式，把他一生的經歷說出來，大光就把它記下來，《影塵回憶錄》就是倓老法師的傳記。我們在這個傳記裡面，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經歷。

他是中年學佛的，四十多歲才出家，出家的過程也相當艱苦。在沒出家之前，他跟幾個朋友開了個中藥鋪，當中有一個朋友是學佛的，他受他影響很深，而且這個朋友是專讀《楞嚴經》的。《影塵回憶錄》裡有一段「八載寒窗讀楞嚴」，八年時間就在一部經上下功夫，這個很如法。它裡面記載著感應的事情。

有一天中午他們都在這個藥鋪，中午生意很冷清，沒有什麼人來，就趴在案子上打瞌睡。中午睡午覺的時候打瞌睡，這個朋友做

了個夢，他看到兩個人來了，抬頭一看是他的冤家債主。從前因為財務糾紛，這兩個人欠他的錢，打官司他打贏了，就逼他們還債，結果這兩個人上吊自殺了。

以後他非常後悔，對這個事情感覺很歉疚、很後悔。現在看到這兩個人來了，他就知道這是兩個鬼魂來了，心裡就很恐懼，是不是來找麻煩的。看他們好像很和善，不像是找麻煩的樣子。走到面前就給他跪下來，他心裡就比較安了，不是來找麻煩的。

就問他們：「你們來幹什麼？」

那兩個人說：「我們來求你超度。」

他那個心就放心了。求超度，好，我答應你。他說：「怎麼個超度法？」

那兩個人說：「只要你答應就可以了。」

他說：「那行！我答應你。」就看到這個鬼魂踩到他的膝蓋，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。

過了沒有一會，又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的太太，還有一個小孩，這是他的小兒子，母子兩個都過世了。兩個人來到面前，也跟前面兩個人一樣，跪在地下求超度。他都點頭同意，也看到這兩個人踩著肩膀升天。夢醒了之後，他就告訴倓老。由此可知，超度是真的，超度一定要真正修行人，你才有這個功德；不是只按照這個儀式做做就行了，那未必，真正要有修行的。

這就說明「八載寒窗讀楞嚴」的功德，確實有這個能力，鬼神才來找你；你沒有這個能力，他不找你，找你沒用處，幫不上忙。今天看到你修行確實有功德，你可以幫的上忙，他來找你。

像這種情形，很多學佛的同修都有，但是沒有這麼殊勝。我們常常作夢，夢到已經過去的家親眷屬，他有求於你，《地藏經》上說得很明白，他來求你幫助他。我們沒有像倓老朋友那麼樣的功夫

，但是可以念經、念佛，把這個功德迴向給他。他所得到的利益，雖不是踩著肩膀升天，但是對他多少都會有幫助。

倈老學佛以後，到最後出家了。出家沒多久，大概兩、三年的時間，對當時的天台宗大德諦閑老法師非常的景仰，就到天台去參學。諦老法師見到他也很歡喜，認為他根性很利，是一個難得的好學生，就收了他。以後他繼承了諦老的衣鉢，是諦閑老法師的傳人。諦老曾經跟他說：「你的法緣在東北」，學成之後勸他回到北方。他也接受老師的指導，所以中國北方的佛教是他老人家一手創建的。

他在東北大大小小寺廟，建了差不多將近有二十座，真的是福報大。我們不敢講有證，確實是有修有學的大善知識。雖然他是天台宗，也是天台宗的傳人，但是他一生念佛，為什麼？他說他親眼見到的念佛往生、預知時至、不生病的，曉得哪一天走的，站著走的，坐著走的，他一生看到二十多個人，這個真是非常有力的見證。因此，他對這個法門深信不疑，所以他念佛求生淨土。他老人家走的時候也是坐著走的，總算滿了他的願。

佛七期間，一開端等於是介紹佛學的修學綱要，雖然沒有把大乘幾個宗派說明，也都順便提了一下。因為佛七是淨土宗的法門，說明淨土宗的殊勝，他講到三輩九品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也比欲界天、色界天的福報還要大。這是勸人從修學大乘，應當要轉入淨土一門專修。

這個音帶，第一段是第二天講的，第二段是第四天講的，可見得他不是天天講，他是隔一天講一次。第二天一開端，有幾句話很重要。他說佛七頭兩天，大家的心還很散亂，還沒有收起來；換句話說，功夫還不得力。最得力的是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七天當中這第三天最得力。後兩天又懈怠了，為什麼？佛七快要完了，

想想還有什麼事情要辦，這又打閒岔了。功夫真正得力是當中的三天，這個很有道理。

因為香港那邊學禪的人很多，風氣很盛，念佛這個法門沒有禪那樣的盛。他老人家就舉出諦閑老法師在外面講經說法，常常舉他兩個學生的榜樣來勸勉大眾。

第一個是學禪的徒弟，這都是早年的徒弟了，現在都不在了。這個徒弟，用現在話來講，他是知識分子，讀過書的；沒有出家之前他結過婚，而且還有一個小女兒。學佛之後，對佛法非常的仰慕，決心出家，經人介紹給諦老法師，諦老法師收了他。但是他跟家裡沒商量妥當，就毅然出家了。太太雖不答應，也無可奈何，沒法子，太太就跳江自殺了。剩下這個小女兒很小，就交給親戚去扶養，他就出家了。

他對禪很有興趣，天台山是學教的，不是禪宗道場。他既然願意學禪，老法師也不勉強，就把他送到當時禪宗第一個道場鎮江「金山寺」。你們看《白蛇傳》裡有個金山寺，就是那個地方，當時是中國禪宗最盛的一個道場。金山寺也叫江天寺，因為這個寺是建在長江一個島上，靠近南岸，靠近鎮江，但是要坐船過去，寺廟建在那裡，所以叫江天寺。這個寺廟年代很久，現在也是觀光名勝的地區。

他到那邊去，在禪堂確實很用功，很有道心。在這個寺過了少年，慢慢的他就升為執事（執事就是管理大眾），最後升到首座和尚。寺院等於是個學校一樣，住持就好像是校長，首座相當於教務主任，維那是訓導主任，監院（當家師）是總務主任，這個叫三大綱領執事，跟學校一樣，只是名稱不相同，他們的職務相同。

做到教務主任，這個地位非常高，僅次於和尚。這個時候皈依的信徒也多，供養也多；這些多了之後，貢高我慢的念頭起來了，

自己以為很了不起了。這個念頭一起來，道心就失掉了。什麼是道心？清淨心、平等心，這個很重要。

從前在禪堂裡參禪有道心，現在當了首座和尚，道心沒有了。道心失掉了，護法神就不保護你了。人真正有道心，就有護法神保護你。道心失掉了，護法神走了，他的冤家債主找上門，我們俗話講「著魔」了。著魔之後，說話顛三倒四，用我們現在的話說，他得了神經病，精神分裂，不正常。江天寺四面都是水，看到旁邊沒人，他一個人出去跳江自殺，被人發現把他救起來。過了幾天，他又去跳江，又被人救起來。

江天寺的方丈和尚覺得他有了問題，這個首座和尚常常鬧自殺，影響整個寺廟的修行人。所以趕緊給諦閑老法師送信，說：「你這個徒弟現在常常想自殺，我們也不曉得什麼緣故，請老和尚來把他帶回去。」諦老就到江天寺去接他回來。見了面，一切情形都很正常，就把他帶回到溫州天台山。他們走水路，這個水路是通的，從長江遠海坐船來，一直可以到溫州。他們坐的是輪船，輪船是上下舖，老和尚睡下面，他年輕動作比較伶俐，就叫他睡上舖。一路平安無事，也沒出什麼問題。這是老和尚有道行保護他，魔也不敢作祟。

回到天台，寺院裡面也講求身分地位。他曾經做過大寺院的首座和尚，很有身分，在佛門裡也相當有地位，所以特別給他一個房間。通常一般是住廣單，睡通舖的。這是特別禮遇他對於佛教有貢獻，所以給他一個房間。

早晚上殿隨他意，他願意去就去，不願意去就不去。有一天早晨吃早飯的時候他沒來。上殿他不去無所謂，吃早飯的時候也沒來，未免睡得太晚，太過分了！老和尚就叫廟裡面的查房去喊他。去敲門，沒有人答應。把門打開，房間裡沒有人，窗戶是打開的，人

可以從窗戶跳出去。查房趕緊回去報告老法師，諦老法師一聽不好了，恐怕又去跳水了。那個道場雖然外頭沒有江，有個小河，河裡可以走小帆船，可以淹死人的。過去他曾經有兩次紀錄，是不是又跑去跳水了？趕緊找人分頭去找。找了半天，差不多找了半里多的路發現，真的找到了，但已經死了，屍首浮起來了，那就沒法子。把他打撈上來，抬回來，再給他念念經，超度超度，辦後事。

正當他的屍首抬到廟裡的時候，他的女兒來了。他女兒長大了，也結婚了，哭哭啼啼到廟裡來，見老和尚。老和尚說：「你來的正好！」就問她：「你為什麼來的？」

他女兒講：「昨天晚上做了個夢，夢了爸爸媽媽，說今天去上任。」

老和尚說：「上什麼任？」

她說：「他們去作土地公了。」

老和尚一聽明白了，山旁蓋了一個新的土地廟，原來他去當土地公，他太太去當土地奶奶了，這一下才恍然大悟。原來他太太跳水死的，這個鬼魂一直就在他的旁邊，因為他過去參禪真正有功夫、有道心，有護法神，她這個鬼魂沒有辦法貼到他身上。到他道心失掉了，貪圖享受、貢高我慢這個念頭一起來了，護法神離開了，這個鬼魂附在他身上。實際上，常常鬧跳水不是他自己，他是被鬼迷了，太太還是把他抓去了。這就說明參禪參了幾十年，最後的結果是落個土地公，還被他太太抓去了，太太去當土地婆去了。

於是老和尚超度佛事就到土地廟去做，給他念經，給他超度。老和尚也很有趣，他說：「你既然做了土地公了，我們給你念經超度，你要顯顯靈給我們看看。」說了這個話，也很奇怪，他們念經的那個桌子前面，就有一個小的旋風，像龍捲風一樣，很小，在念經的台面前轉，轉了很久。老和尚點點頭，知道了。

這是說參禪的人為什麼會著魔？《楞嚴經·清淨明誨章》講了，大家心裡都會明瞭。清淨心失掉了，「貪瞋痴慢」事可能不嚴重，念頭還有，有念頭就不行，這就是著魔的因由。如果他心真正清淨，斷信亦無，他太太的鬼魂找都找不到他，他的道業當然就能成就。老法師常常講這個公案，警惕現前修行人，心不清淨就遭魔難，落得這麼一個下場，一生的修行換了一個土地公。

然後又說一個念佛的徒弟，這個念佛的徒弟，比這個參禪的徒弟還要早，是老法師還沒有成名的時候，在觀宗寺當知客師時。知客師是什麼？寺廟裡頭專門管招待賓客的，做這麼一個職務。老和尚年歲大概只有四十幾歲的樣子，不太大。有一個從小的玩伴，他們都是出生在鄉下，一個村莊裡面，小時候就在一塊玩耍，交情很深厚。大陸上，在民國初年、清朝末年的時候，教育很不發達，那時候還沒有學校，只有私塾，小孩讀書的機會很少，只有家庭好的才能夠讀幾年書。

諦閑老法師家境還算不錯，所以念了幾年書。以後他舅舅做生意，跟他舅舅學做生意，跑過不少地方，所以有一些學術的基礎。他這個朋友家境很清寒，沒有念過書，不認識字。長大之後，學了個手藝，靠這個手藝維持生活。什麼手藝？老和尚給我們講是「鍋漏匠」。

這個「鍋漏匠」，恐怕你們都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，我知道，我還記得！因為我也是出生在鄉下村莊裡面，「鍋漏匠」就是補鍋、補碗的，這是我親眼見到的。從前家裡用的鍋碗打破了，捨不得丟，想辦法把它補起來。這個補鍋補碗的挑著一個擔子，大概一個月會到這個地方來走一次，你有打破的鍋碗，他會給你補。這個現在沒有了，現在哪裡還會用破鍋破碗，沒這個道理，早就丟掉了。那個時候，生活多麼的艱難。

他這個工作很辛苦，深深體會到人生的痛苦，所以就找他這個老朋友。聽說老朋友做了和尚，找到之後，他就跟諦閑法師說：「我要出家。」諦閑法師說：「你不要找我的麻煩，你在我廟裡住幾天，你還是出去做你的生意去。」結果他非常堅決，一定要出家。老法師就說：「出家要學經教，你不認識字，沒有法子學。出家不學經教的要學佛寺的唱念，你年歲大了，你也學不會，你還是去做生意好了。」在那個時候，四十多歲幾乎就是進入老年，五十歲就稱老人，五十歲的人出去都拄拐杖。

結果他那個朋友說，他太苦了，他非出家不可。諦老被他逼得沒辦法，他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既然真的要出家，那你要依我的條件。」他那個朋友說：「行，我既然認你作師父了，你說什麼我都接受，我都聽。」這樣談妥條件了，諦老就給他剃頭。出家之後，他說：「你也不要受戒。受戒的戒期是五十三天，非常辛苦！年歲大的人吃不消。戒壇裡面許許多多東西要學習，你學不會，天天挨罵挨打，甚至於被開除，被趕出去。算了，你不要去受戒了。你也不要住在廟裡，住在廟裡面什麼都不會，人家冷眼看你，你這日子也很難過。寧波鄉下小廟很多，有很多小廟沒人住的，我就給你找一個沒人住的廟，你一個人去住。」

因為諦老是觀宗寺的知客師，知客師跟在家信徒常常連繫，所以他的熟人很多。就近找幾個護法，每個月給他送點錢、送點米，生活可以過得去。又在這個破廟附近找到一個學佛的老太太，請這個老太太每天給他燒中、晚兩餐飯，早飯自己做。

諦老說：「我教你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，你就念這六個字。念累了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。就這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，准有好處。」究竟有什麼好處？他也沒問。老和尚也沒說，就告訴他這一句佛號念下去，一定有好處。



這樣大概念了三、四年，他也真聽話，這三、四年在這個小廟裡從來都不出門，真的一句佛號念到底。這一天，他特別出去看看他的親戚朋友。晚上回來吃晚飯的時候，就告訴燒飯的老太太說：「明天你不用替我燒飯了，你不要來了。」老太太也沒有問什麼緣故，心想這個師父這麼久都沒出門，今天下午出了門之後，可能明天有朋友請他吃飯。

到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，老太太不放心，再到廟裡去看看。廟門是不關的，為什麼？什麼東西都沒有，所以夜不閉戶。到裡面找師父，師父的房門是開的，窗戶也是開的，看到這個師父站在那個地方，面孔朝著窗外，一個手拿念珠，一個手上有灰。倏老叫它是小灰，小灰是什麼？從前吐痰，有錢人家有痰盂，沒有錢的人家就用木頭釘一個小盒子，盒子裡放草灰。大陸上燒飯的灶燒草的比較多，燒柴、燒草都有灰。把那個灰放在盒子上，吐痰就吐在那個地方，過幾天把這個灰換一次。

他手上拿著灰，叫他又不答應，仔細一看，他死了，什麼時候走的不曉得。這個老太太一生從來沒有看到人是站著死的，這也把她嚇到了。老太太趕緊去通知平常送米送錢護持他照顧他生活的幾個護法來。這幾個人來了一看，也不敢處置，立刻派人到觀宗寺給諦老法師送信。諦老法師聽說他已經走了，也趕緊趕來。那個時候沒有車，只能用走路的，這一個往返要三天的時間。老法師來了，看到這個情形，非常讚歎。他說：「你總算沒有白出家，你的成就，講經說法的大法師、名山寶剎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。」

一句佛號，什麼都不懂，念了三年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這個多自在！他為什麼能念成功？確實是萬緣放下了。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情，但是他聽師父的教導，百分之百的奉行，沒有一點折扣，也沒有一點意見。他是預知時至，他曉得什麼時候走

，在走之前去看看朋友，見最後一面。但是他自己不說，交代燒飯的老太太明天不必來了。他走了，沒有生病，你看多瀟灑！多自在！

這樣的功夫，一定是念到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不亂是定慧都具足。也許有人問：「既然有定有慧，為什麼不弘法利生？」弘法利生要法緣，沒有法緣沒有用處，人家不聽你的。他是個鍋漏匠出身，又不認識字，也沒有學過，誰聽你的？沒人聽！這樣一往生，勸了多少人，這個樣子在那裡，就是利他。使人家見到、聽到了，信心增長，也知道應該如何用功，一句佛號就成就了。

諦老替他辦後事時，把他的手掰開，原來他手上還握著八、九塊大洋。諦老一想，可能是他從前做生意積蓄的一點錢，平常把它放在吐痰的那個灰底下，人家也不知道。現在他要走了，錢他拿在手上，這個意思大家很明白，就是替他辦理後事，他連後事也不找人麻煩。

這是說一個念佛人的成就。給諸位說，這個成就往生的品位絕對不在中下，決定是上三品往生。往往是一個被看不起的人才真有成就，人家恭敬供養的人反而不能成就，這一恭敬供養，毛病都出來了，心就不清淨了，自以為是。他們這樣的人心裡謙虛，覺得樣樣都不如人，對一切人一切事真誠恭敬，所以他有成就。

這是老法師常常舉出他親眼看到的兩個徒弟，一個參禪參了幾十年，當土地公去了；一個念佛念了三年，上品上生去了，哪能為比？一個是有知識的，一個是不識字；不識字的見阿彌陀佛去了，識字的去當土地公去了。正應了我們中國古人所說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真正有成就的，一個是上智，一個是下愚。不能成就的，就是當中這個，俗話講：「半吊子！」你說他不行，他很行；說他真行，他又不行，這一種人是最難度的，這一種人佔大多數。

所以世尊四十九年苦口婆心說一切法，教化的多半都是中等人。真正上根利智跟下愚之人，佛用什麼法子度他？念佛法門。上根利智的，告訴他這個法門，他馬上接受，他不懷疑，他就一直念到底，這根性最利。下愚之人，勸他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他死心塌地念，他什麼也不會、也不要，也不懂得道理，你教我念我就念，念到成就了，那個果實自然現前。所以這兩種人是佛門常講根熟眾生，根性、機緣成熟了。這是老和尚第二天講的。

後面一段講畜牲往生，那也是很早的事情，是諦老法師還沒有成名，在一個小廟裡頭當住持，這個廟叫「頭陀寺」，也在溫州。現在好像這個廟還在，大概總是因為諦閑老法師曾經在那裡做過住持，以後老法師成名了，所以這個小廟也沾光。

他在頭陀寺做住持的時候，因為廟小，人不多，也很窮，這個寺廟裡連個鐘都沒有，作息時間怎麼辦？看太陽！寺廟裡養了一隻大公雞，早晨雞報曉，就打板、起床，做早課。這個公雞是廟裡養的，出家人做早晚課，這個公雞也來參加。早晚課念阿彌陀佛，這個公雞也跟著大眾後面走，牠也「嘎咕、嘎咕」叫，大概是念牠的佛，我們也聽不懂。中午過堂吃飯，這個公雞也來參加，凡是大眾吃的菜飯掉在地上的，牠都會把它吃得乾乾淨淨。

每一天課誦完了以後，大眾都散了、都走了，公雞也離開了。這一天早課完了之後，大眾都走了，這個公雞還在佛殿裡面繞佛，香燈師就趕牠走。香燈師是最後走的，他管照顧香、蠟燭、油燈，大眾離開後，只有一盞油燈點著，蠟燭都要熄掉，以防火災。

香燈師就告訴大公雞：「人都走了，你也該走了。」那裡曉得那個大公雞走到佛殿當中一站，嘎咕叫了三大聲，站在那裡往生了。香燈師馬上報告老和尚。老和尚召集大眾來看，果然沒錯，把牠當作出家人往生一樣的儀式來做，給牠做超度的佛事。以後這個大

公雞葬在後面山上。這是說明雞都有靈性，都會念佛，這是諦老法師自己道場親眼看到的事實。畜牲有靈性，尚且念佛求往生；人不用功，不如畜牲。這是頭陀寺裡面有這麼一樁事情。

畜生真有靈性。我們住的這個地方離鴨子公園很近，我每天早晨和館長有六、七個人都到公園散步，去餵鴨子。這個公園鴨子多、鴿子多，海鷗很多。前天我們發現一隻鴿子趴在地下，看樣子好可憐。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，把牠抓過來一看，才曉得兩隻腳都被線網得很緊，大概是小孩捉弄牠。我們把牠帶回來，用剪刀把線剪開，因為勒得很緊，兩隻腳都腫了，後來放走了。昨天我們去餵鴿子，有一隻鴿子自動走到我們面前，看牠的腳一擺一擺的也很可憐。結果一看，腳上也有繩子綁住，牠是來找我們的。

館長就奇怪，牠怎麼自己會找來？是不是那個鴿子告訴牠的，這裡有人可以幫助！也把牠搞乾淨了。以後又有一隻，都是自己找來的，給牠剪線的時候，動都不動，乖得不得了。所以小動物有靈性，牠們彼此也有語言，也有溝通，「這幾個人大概不是壞人，可以幫助我們，有麻煩來找他們」。

我們從前是在書籍的記載裡看到許多動物念佛往生的，諦閑老法師頭陀寺的公雞，是他親眼見到畜牲念佛往生。這是給我們說了三個例子，學佛人得到的這個結果。

後面有一段是講他在東北辦學時的例子。東北那個時候雖然有學校，民國初年鬧革命，大家都很害怕兒女上學之後，受了這個影響。諦老在寺廟裡面辦的這個學校，課程是儒書、佛學，所以當地人對他就很放心，這個不鬧革命，把小孩送到他那個學校。他也請了一個居士來主持校務，他自己跟定西法師有時也去講一點佛法。他在東北辦了不少所的佛學院，辦佛學院也辦義學，所以東北的佛教受他老人家的恩惠非常之大。

老和尚常常勸人念佛，這個校長看了些佛書，有一天向老和尚提了一個問題，他說他看到這個書上講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既然是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那我們何必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？老和尚聽了以後就跟他說：「你提的這個問題很有道理」

老和尚問他：「自性彌陀跟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，從哪裡分界限？唯心淨土跟西方淨土邊界在哪裡？」諦老法師這樣一反問，這一位居士想了半天，好像分不出邊界，沒有界限。老和尚說：「對了！確確實實沒有界限。」自性彌陀跟西方彌陀沒有界限，自性是從理上講，西方是從事上講，理事是一個。理是事之理，事是理之事，諸位要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念佛那個心就定了，你就不會懷疑。

古人也提出來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實不去是從理上說的，決定生是從事上說的。那麼佛號要不要念？要念！你要是執理廢事，換句話說，你還比不上諦老法師念佛三年的那個鍋漏匠徒弟，人家站著走，預知時至，你有這個本事嗎？

第二種人不懂理，完全是事修。所以，蓮池、蕩益這一些大德們，常常警告學人，如果執著理，不在事上用功夫，執理廢事，你的修學決定是失敗的，你不能成功。反過來講，如果你執著在事上，你不明理，完全在事修，古德講：「不虛入品之功」，三輩九品你決定有分。事到一定程度跟理就圓融了，單單明理，沒有事修，那個理沒有辦法融事，當中有障礙。所以事到什麼時候融理？心地清淨。為什麼？清淨心就是理，清淨心周遍法界，哪有邊界！這是我們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瞭的。諦老法師說的是真實的例子，一點都不假。

我們再看倓老《念佛論》裡面所說的。《念佛論》是他老人家在香港講的開示，大光法師筆記的，這個小冊子對於接引初機非常

好。前面三分之二廣泛介紹佛法，各宗都提到，後面完全講念佛，讚歎淨土。末後他老人家舉了三個念佛往生的例子，這是老法師親眼看見的。

第一個修無師。哈爾濱極樂寺是老和尚建的，老和尚建這個道場之後，要將這個道場興隆，所以舉辦一次傳戒法會，這是佛門佛寺裡最殊勝的、規模最大的法會，請他的老師諦閑老和尚作得戒和尚。在戒期籌備期間，修無師來了。他從外地來的，修無師是營口人，想在戒期當中幫忙，用現在話來講，做義工。寺廟裡對發心來幫忙的人都非常歡迎，就問修無師：「你能做什麼？」修無師在沒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的，是粗活，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的；出家之後，就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他發心在戒期當中照顧病人，傷風、感冒在傳戒期間是免不了的，他討這一份工作。

那時候住持是倓虛法師，當家師是定西法師。這兩位老法師以後都到香港去了，也都在香港往生。工作分配過了不久，修無師就來見老和尚，見當家師，說他要走了。倓老很有修養，你是發心來幫助的，你要走也不好意思留你。定西法師修養比老和尚要差一點，所以臉上馬上就擺出不高興的樣子，而且責備他，既然來發心，就應當戒期圓滿之後再走，戒期是五十三天，你不應該沒有長遠心，中途而退，這個功德就沒有了。

修無師說：「我不是到別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」

這兩個老和尚一聽，這不是普通事情，就問他：「你哪一天走？」

修無師說：「就是十天之內，沒有確定哪一天，就十天之內。」

要求當家師給他準備兩百斤柴火，準備火化用。這是大事情，

不是普通事情，而且在這個大法會當中，這樣殊勝的事情很難得，非常希有。所以當家師就答應給他準備後事。

到第二天，修無師又去見老和尚、當家師，向他們告假：「我今天就要走！」這個措手不及，所以定西師趕緊替他準備。寺廟後面堆柴的這個房間，在那個地方臨時給他搭個舖。他還要求希望能有幾個人幫他助念，送他往生。當然樂意去助念送他的人很多，這個事情很希有，功德非常殊勝。

坐在這上面的時候，助念的同修就要求修無師，說：「過去這些大德往生，都會作幾首詩，作幾首偈子，留給後人作紀念，你老人家也給我們留個紀念吧！」

修無師就說老實話，他說：「我是個老粗出身，不認識字，我也不會作詩，也不會作偈子。不過我有一個老實話可以告訴諸位，『能說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』，就算是做個紀念吧！」最後說了這麼一句話。大家念佛號送他，大概念了一刻鐘，他就坐化了。他往生的時候是在臨時搭的一個舖裡，盤腿坐著走的。就在極樂寺戒期當中。

諦閑老和尚到極樂寺的時候，聽到修無師往生的這樁事情，非常讚歎！認為這才是真正出家修行的好榜樣，往生這麼自在，這麼瀟灑，都是沒有念過書的人，不認識字的人。可見得知識多了是魔障、是障礙，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的人老實，老實人都有成就；書念多了就不老實，成就就難了。這是一個出家人念佛往生的例子。

第二個是鄭錫賓，鄭錫賓是位居士。鄭居士是念過書的人，是個生意人。倅老法師在山東青島創辦湛山寺，他是在那裡皈依的。學佛之後，他學會講《阿彌陀經》。於是生意也不做，到處勸人念佛。他常到鄉下那些小地方去給人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勸人念佛。他家人很反感，說：「正經事情生意不做，學佛學迷了！」

有一天在外面講完經後，他就跟幾個老朋友說說：「我要走了，麻煩你們給我租個房子。」

這些朋友聽了奇怪：「你要走了還租房子幹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我不是到別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極樂世界，怕死在人家家裡不方便，你們給我租個房子。」

這些朋友一聽，問他：「你真有本事走？」

他說：「真的！」

那個人說：「那沒問題，到我家去」；這個人說：「到我家去！」都不忌諱，你真有本事往生的話，我們都歡迎。這就到他朋友家裡去了。朋友家臨時給他打掃一個乾淨的房間，他老人家也是盤腿坐在那裡。這幾個好朋友也是來看他怎麼走法。他要求大家念佛送他一程。大家也要求他：「你得作幾首偈、作幾首詩，給我們留個紀念。」他說：「不必！你看我這個樣子，這就是最好的紀念。」好！大家給他念佛，也是念不到一刻鐘，他真走了。講大經之後什麼事也沒有，去的這麼瀟灑！這麼自在！以後他的弟弟來替他辦後事，看到哥哥這樣，弟弟也念佛了。三年之後，他的弟弟也往生了。不過比哥哥差一點，他在病中往生的。

這是舉一個男的居士，他是倜老法師的皈依弟子，一心念佛，專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其他的不會也不學，就一門，能念到預知時至，沒有病苦，自在往生。

第三個例子舉的是一個在家的女居士。他老人家舉例都很有趣，一個出家的，一個在家男居士，一個在家女居士。

這個女居士住在青島，是湛山寺裡的信徒。湛山寺每一個星期有一個念佛會，她是念佛會裡面的一分子。但是這個人不認識字，家境很苦，他先生是在碼頭上拉黃包車的。一天不做工，一天就沒有收入，所以日子過得很苦。一家四口，她有兩個小孩都很小。每



一個星期天湛山寺念佛會她都參加，在廚房裡幫忙洗碗、洗東西。由此可知，她是貧賤人家，沒人瞧得起她，平常誰注意到她！到寺廟裡也是做苦工的。

她是中午走的。早晨吃早飯的時候，告訴她先生，她說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勸他好好的照顧小孩。她的先生聽了很生氣，說：「我們家已經窮到了這種程度，還說什麼風涼話！」拉了黃包車就走了。她又把兩個小孩叫到面前，叫小孩要聽他爸爸的話。小孩不懂事還太小，一會兒就出去玩了。

到了中午，小孩肚子餓了要吃午飯，回家去找媽媽要吃飯了。回去之後，看到媽媽沒做飯，媽媽坐在床上已經往生了，這才哭哭啼啼的告訴鄰居。鄰居一聽說，早晨滿好的，還都見了面，到他家一看，端端正正坐在床上，換了乾乾淨淨的衣服。到碼頭上把她先生找回來，再去通知湛山寺念佛會。念佛會這個時候對於這一位居士才佩服，才知道人家天天在洗碗，幫忙工作，那才真是身心清淨，一切放下，那是真修行人！這是在青島的事情。

這一些給我們念佛人做了最好的榜樣。古德常說：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」在這個世間跟人有什麼好比的？有什麼好爭的？那都叫妄想，大錯特錯！凡是真有成就的人，確確實實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他只求西方極樂世界。你們懷疑那是假的，他不懷疑，他真走了。你懷疑，西方極樂世界跟你沒分，你還是要搞六道輪迴！其間得失利害天壤之別。

學佛學什麼？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我這麼多年的體驗，也常常勉勵大家，真正上根上智就是一句佛號，那叫真智慧！沒有閒岔，沒有夾雜。如果覺得這一句佛號還不行，還得加一點，那就淨土三經、淨土五經，幫忙你、調劑你。如果覺得還少了，還有《淨土十要》；還要多一點，恐怕往生未必可靠，這是真的！為什麼？多了

，雜了，決定有障礙。這個法門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它精彩的地方就是專精，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誰不會念？誰不能念？各個成就，不可思議的成就！

佛在經上講的我們不能完全相信，古來的這些記載的我們也不完全肯定，眼前你親眼看見的，你信不信？你說這些是倜老法師看見，我沒看見，那就沒有法子了。要自己親眼看見，那也要大因緣、大福報；你沒有這個福德、因緣，你看不見。你能夠相信等於親見。

站著往生，坐著往生，在台灣就不少。台灣這四十年當中，我們沒有正式統計，概略估計絕對不會少過五百人。這麼一個小島，有這麼多人念佛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，真正不可思議。按照比例來說，稱它「寶島」，真是名副其實！

所以，事實、理論、方法都明白了，都清楚了，沒有疑惑了，這個時候下定決心求生淨土，一句彌陀老實念，沒有不成就的。他們這些人能這樣自在走，我為什麼做不到？這個要認真的反省。

世間所有一切統統是假的，不但是假的，統統都是障礙你往生的，能不能捨棄？一定要捨棄！不能捨棄，縱然往生也不自在。自在是決定往生，而且品位都在上中位，不在下品。下三品不可能走得這麼瀟灑！走得這麼自在！

臨命終時有病苦往生的，那個品位是中下，不會在上三品。為什麼人家能做到，我們做不到？我們今天要爭、要跟人家比的，應該跟他們去比，那就對了；跟世間人比名聞利養，那你就錯了！這是真正錯了。

好，今天時間也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